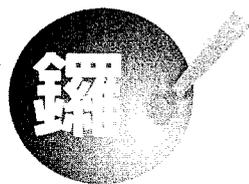


# 老梅竹賽開鑼



## 戰功赫赫 交大排球隊

文 • 于培倫 / 彭淑靜 圖 • 彭淑靜 / 李杰庭

談了多年的老梅竹賽，終於在 110 週年校慶當天由排球賽揭開序曲。

三十多年前梅竹賽的成立，其目的在於唸書之餘，藉由競賽培養兩校學生君子之爭的精神。但隨著賽事愈演愈烈，甚至數年出現停賽事件；兩校學生在球場上廝殺，下了戰場也互不來往。「揖讓而昇，下而飲」似乎成為夢中理想。

不過，老梅竹賽的舉辦，聯誼的意義大於競賽，恰好可以消弭在校生劍拔弩張的氣氛。四月八日賽程兩校老梅竹賽從下午兩點開始於體育館舉行，到傍晚五點半左右結束；結束後由交大排球校友會作東，在交大第二餐廳三樓聯誼用餐，氣氛愉悅融洽，真正實現交清兩校的君子之爭。誠如交大排球校友會精神領袖林文忠老師所言，老梅竹賽的意義已經不在比賽，而是精神的傳承。

林老師所說的精神就是：排球隊員之間互助友愛的情誼，和競爭對手清大的君子之爭。這是第一屆校友梅竹賽，是點燃梅竹情誼永續經營這把聖火的第一棒，意義非凡，所以，特別值得珍藏。

首先是當天的賽程，排球隊校友會會長、電控 81 級于培倫學長的精采描述。

### 第一屆老梅竹賽事雜記

首先感謝交大校友會陳執行長，體育組廖主任和張老師的協助，這次比賽得以圓滿完成。在此代表交大排球校友全體，謝謝各位的幫忙。



08 梅竹賽全體成員合影，2006.4.8

交大110週年校慶4月8日下午展開了首創的校友梅竹賽，首場下午兩點鐘登場的是壯年組。

清大幾乎全是33～36歲的選手，年齡層相當年輕，而我方則是派出33～5x歲的聯軍應戰。只是體能相差實在懸殊，所以力拼之後還是以3:1敗北。不過壯年組只是聯誼性質，諸多學長仍然盡心投入比賽，表現相當出色。陳立中、許仁榮、羅少宏、王良泰、高溫章、董重言學長……，都有水準以上的演出，郭進平和陳溪鎔學長（年過五十）還下場擔當自由人，贏得不少掌聲。

第二場為三點半開始進行的青年組。

其實重頭戲在青年組，清大出賽的幾乎全是畢業三年內的選手，練球時氣勢頗嚇人，葉煌典教練還親自督軍。而我方則是幾個年輕好手，搭配幾個“老青年”應戰，由林文忠老師掌兵符。

第一局我們就把清大壓著打，拔得頭籌。第二局我們小亂，最後差點追回來，被清大拿回一局。第三局我們火力全開，差距拉到十分以上，輕鬆獲勝。第四局則是一路領先到22:18，最後雖然連續幾個失誤，差點被清大追走，幸好黃富加殺進了關鍵的一球，我們終於以25:23獲勝。

這場比賽“老青年”的表現相當傑出，尤其是黃南榮學長，近網時對球的處



▲ 交清壯年組比賽

▼ 教練林文忠老師面授機宜

理，以及體能表現，比場上的“真青年”還好…，四十歲可以把球打到這樣，只能說這是個神話啦！（其實南榮學長爲了校友賽，每天下班後，九點鐘了，還跑到交大重量訓練，練了整整一個月。可說是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啦！）其他的老青年許曉弘、李佳霖，舉球表現，讓人佩服。而年輕的邱義銘、謝盛佳，是全隊攻擊和攔網的重心，林貴億、黃俊嘉、黃富加、黃家閔、林重慶、也都演出精采。整體來看，我們的實力比清華要好一些。

贏球的背後，要感謝不少人。很多人在辛苦上一班天之後，還拖著疲憊的身心趕到球場練球。每週一天，練了一個月。上禮拜幾乎天天練習，週二週三練到十點，週四和週五還練到十一點多…，第二天一早還得上班。大家對於榮譽的執著，讓我們贏得第一屆梅竹校友賽的勝利。

賽後和清大校友一起到二餐三樓聚餐，大家賓主盡歡。也爲這次首創的梅竹校友賽，畫下了圓滿的句點。

明年改到清華比賽，有可能再加一級長青組（42歲以上），各位「老校友們」，可以開始準備了。

至於我的感想，畢業14年後，又可以再次上場打梅竹賽，很難形容這種複雜的感受。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字——爽啦！

※編按：有關梅竹賽文章多如沙數，于培倫學長雖只有短短近千字感言，但校友梅竹賽——于學長這篇可是全球首播。



▲ 交清壯年組成員  
▼ 交大排球校友隊

## 老、中、青排球校友論壇

比賽結束後，友聲邀請幾位資深校友在體育館會議室聊聊賽後感想：有交大排球精神領袖林文忠老師；綽號阿肥的高溫章學長、最老的年輕人黃南榮學長、會長于培倫學長，航技67級郭進平、計工69級黃種智學長、資工78級羅少宏學長是從台北南下新竹，管科78級陳立中學長特地從上海趕回來參賽，航技67級陳溪鎔學長也遠從高雄北上。

以下是大夥兒你一言、我一句的故事分享。

## 球隊裡難忘的經驗

林文忠：南榮今天打得很好，謝（尚行）老師說要頒一個榮譽博士給你，他要你繼續在交大打五年。

問：南榮學長今天很紅，別號最老的年輕人，可以透露年紀嗎？

黃南榮：我是計工76級，今年虛歲四十二。

黃種智：他實歲三十啦，虛歲四十二。（眾人笑）

問：平常聚會時也是這樣東扯西聊？

郭進平：我們一年大概吃個四、五次飯，私底下一小撮人聚會是常有的事。

黃種智：打球只是暖身，晚上吃飯時逐漸進入高潮，吃完飯再到林老師家大戰到天亮……。（黃學長這話，引發在場人士共鳴，笑聲此起彼落。）

林文忠：打牌的打牌，打屁的打屁。有位學長打牌技術高超，我去叫他來。（其他人附和：順便把謝尚行老師叫上來。）

問：問點嚴肅的好了，請分享求學中最難忘的一場球賽？

黃種智：就那一場剃光頭事件，爲什麼交大十比一大勝清華，這麼光榮的「一」到底是誰輸的…（全場笑）

陳溪鎔（綽號老K，在場人士公認最認真嚴肅者，曾任六十五、六十六年排球隊隊長）：這個狀況我很清楚。六十四年三月十四日的梅竹賽，交大排球本來以零比二落後，後來逆轉贏球，我後來才知道這是交大排球第一次得到勝利，我認爲這是非常值得回憶的。後來六十五年、六十六年又都以二比三輸掉，六十六年梅竹賽交清十比一的那個「一」就是排球，後來也只有我理平頭（接近光頭的程  
度）以示負責。



▲ 交大壯年組成員

▼ 左起：阿里、老K、郭進平、謝老師

黃種智：我一進交大就遇到他們兩個球痴（陳溪鎔、郭進平），從此開始進入交大排球的輝煌時代。我比較努力的就是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，負責去各寢室去請他們起床，所以他們寢室的人都認識我。大家都變成體育系，早上起床練球，吃過飯睡個午覺，下午繼續打球。

郭進平：一天只能上兩堂課。

黃種智：沒空（上課）！

高溫章（阿肥學長）：我在國中時就是校隊球員，一進交大先跑到球場，就碰到阿里學長（指黃種智）。

黃種智：我也是一進交大就先去找排球場，只是我看到的是排球場上有人在溜冰，沒人在打球。（眾人笑）

高溫章：以前我的教練一直鼓勵我可以繼續加入球隊，所以我一進交大就有打全國大專冠軍盃的企圖心。

問：交大在阿肥學長進來之前有拿過冠軍嗎？

黃種智：以前喔，以前我們出去打的那個叫觀光團。去了以後，打完第一場預賽就回來了。

陳溪鎔：上次郭進平在友聲寫的不對啦，說沒有贏過一局。有啦，在崑山工專有贏過一局啦！（眾人大笑）後來畢業之後在報紙上看到交大拿到大專盃冠軍，眼淚都快掉下來…。

黃種智：後來有進步啦，我大四快畢業那一年（六十九年）有打到複賽。林老師就是六十九年進來，他進來就不一樣了。

高溫章：我進來的第一年在輔大（六十八年），那時候就已經打進前十六強了。前十六強的第一場就碰到師大，那一場只拿到「三分」，就是兩局只拿到三分，有一局還零比十五。他們的教練很厲害，看出我們的弱點，一路就壓著我們打。

真正開始是我大二時，那時候加入方明君、張厥煒、李振榮，還有林老師也一起進來，開始有一個團隊出來，老師進來以後，球隊的技術與向心力開始凝聚起來。

再講我大四時的最後一場球賽，在政大比賽。那時候的中央警官學校實力超強，號稱一路二比零過關斬將，穩拿冠軍。但是在我們和他們比賽之前，我有特別去注意他們的隊形，看出他們的一個破綻，所以我只看出一個破綻，他們兩局加起來不到十四分。本來以為贏定，但是有一個破綻被看出，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我們對付其他隊也沒有這麼容易。

所以，我要強調的是，一個球隊要如何掩飾自己的弱點是很重要的，然後發揮你的實力。

黃種智：他們實力比較好，我們的破綻被看出來只得三分。（全場笑：因為我們有好幾個破綻。）

林文忠：那一年多瘋狂。記得我們的球員熱身都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，他們的教練經過看到說，「啊～放輕鬆啦，比賽一下子就結束了。」意思是反正我們一下子就被解決了，花那麼長的時間暖身浪費力氣。我就回答說：「跟你們打一定要熱身，這樣你們打起來才有樂趣！」後來我們打贏了，他臉都綠了。



◀1 左起：阿里學長、吳冠偉、現任會長于培倫，排球校友會還提供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球員喔

◀2 喝酒儀式一喝酒者為吳冠偉，第一屆體保生，機械系學生，剛考上交大機械研究所

郭進平：那一年郭校長要林老師拿冠軍才能結婚啊！（編按：詳情請參考《交大友聲》402期）

黃種智：那時候我們的目標已經不在梅竹賽，都想著怎麼樣拿到全國冠軍，有好一陣子清華都不知道怎麼打。

謝尚行：我們那個年代打球都是玩票性質（謝老師、郭進平、陳溪鎔皆為航技67級校友），在小小的博愛校區，沒有場地，也沒有專業老師，有時候找兩棵樹，中間拉條線，就開始玩起球來。

黃南榮：我七十二年進交大，剛好遇到梅竹賽停賽最久的三年，等我快畢業那一年，才第一次打梅竹賽。和清華對打的那一場球賽令人印象深刻，因為停賽三年了，那一場賽事球場擠滿觀眾，連二樓鋼樑都「掛滿」觀眾。

陳立中：那一場球賽郭校長叫暫停，叫掛在鋼樑上的觀眾回去，太危險了。

林文忠：「禁止攀爬」的招牌就是那場比賽之後掛上去的。

謝尚行：那一場很精采，南榮是控球員嗎，他一跳起來壓球下去，剛好就把清華一個戴眼鏡、想要攔網的球員壓到血流滿面。

林文忠：那一場球非常贏得非常經典，三比零。

陳立中：我大一那一年，大仔（台語，指林老師）指派一位學長，到一餐去把身高一米八以上的，全部拉到球場去，大概有廿幾個人喔！

黃種智：那一屆找特別多球員訓練。

羅少宏：我們班就有五個排球校隊。

黃南榮：交大就只有那一屆，特地從各科系把身高超過一米八的都找來集訓篩選。

黃種智：唯一沒有一米八的就是他（指羅少宏）。

陳立中：新生訓練第一天就被抓到球場，（黃南榮：那一天光武工專來跟我們做友誼賽。）大仔說打完球要去吃飯，不知道吃飯是很痛苦的事情…（眾人笑）。吃飯時，大仔就會介紹，這是XX級的學長要乾杯，結果有三十幾位學長…。（林文忠笑：那是學長害的，跟我無關好不好…。）

回去的時候醉著回去，倒頭就睡。隔天聽說室友要換寢室，他們以為我是道上兄弟，苦讀考上交大，兄弟們回來跟我慶賀。（全場笑：那是因為你長得像好不好…。）

黃種智：人家現在還在講打球，你們就講吃飯…。來啦，78（級）繼續啦！

羅少宏：光武工專那一場我有去觀摩，也算是重新認識交大排球隊。交大排球隊練球的時候，完全看不出實力，和對手比起來，大細漢差很多（台語），對手每一個球員練球都呼呼碰碰很「大支」（意味練球時攻擊火力旺盛），交大練習時都輕輕打。可是一上球場，完全不是這回事。比賽時反而是交大打球非常靈活，而對手完全被壓制，施展不開來。應該是學長傳承得很好。

黃種智：應該說是交大的team work非常好，每一個來看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，但是以一個team來打的時候，實力就驚人了。

羅少宏：重點都在教練怎麼cooperate。我們會去捕捉對方的弱點，甚至到後來都用鏡頭去捕捉對方比賽過程，仔細研究推敲分析對方的優缺點。交大的傳統就是你會動腦筋，你會發現自己的優缺點，比賽時就會知道如何發揮優點，掩飾缺點，甚至一發現對方缺點，馬上找到制敵策略。而這些東西，練球時是無法看得出來的。

黃種智：對！我們打不死。他自己個人有特別的故事，「吼～打斷筋骨顛倒勇！」（台語）。

林文忠：對！非常特別！重要比賽前，而且是去博愛校區打籃球…。



▲左起：阿肥、阿喜、羅少宏、被誤認為道上兄弟的陳立中、最老的年輕人—南榮

▼清大葉教練率領清華校友與交大排球隊敬酒

黃南榮：對！這是我第件二難忘的事…。我那時候在遠遠三樓看到他拿顆籃球，我說：「喂！羅少宏，你要幹什麼…」，他說：「我要去打籃球…」，我說：「不要去…！」（眾人笑）

羅少宏：那一天也是很有趣，我們班都不想打排球，只好去打籃球。大二剛寒訓完，體能超好，結果我和同學先後上籃，我先上、接著同學上來把我壓倒，那時候我的腿已經被籃球架底座的欄杆勾住，結果有個校外學生又上籃壓我同學，於是我的腿不但斷掉，骨頭還跑出來。

我也是因為這樣出名了，救護車開不進去球場，我的腳已經無法固定，那天三個人服侍我上救護車，一個撐著我的身體、一個扶著沒有斷掉的腿，一個扶著斷掉的腿，因為那一截斷掉的腿像鐘擺一樣晃來晃去。

林文忠：後來還有第二次更精采的經驗…。

羅少宏：等到幾個月後休養得差不多可以走路了，那時候球訓差不多開始，我爸來台北健康檢查，陪他去之後我就自己回學校看陳立中他們練球，看完之後，自行搭車回嘉義。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犯沖，到嘉義後，我哥騎摩托車來接我，遇到一輛戲院廣告車以烏龜的速度在「放送」。我哥被擋住，就從左邊抄車，我是斷左腳嗎，結果，「喀擦！」才五公里的速度，我的腳撞到停在路邊的車，又斷掉了。我爸從台北回來，看到我怎麼腳又包起來了。

還有第三段，幾個月後，我很想打排球，可是不能打，腿骨的角度歪了。我去台大醫院，醫生說，這個開刀很麻煩，用「折」的，就是再斷一次的意思。說

完就把我推進石膏室，我媽陪我去，聽完眼眶都紅了，不忍心看。五分鐘後，沒聽到我的慘叫，原來還沒斷！好慘痛的經驗！

後來三下才又繼續打球。我開玩笑說，只有這種教練，才敢再用我這種球員。（林文忠：他恢復得相當快，才兩個月左腳的肌肉又都長出來了。）

## 交大排球校友會

問：聊聊這個團體、大家從這裡得到的收穫？

黃種智：畢業後還是很想打球，所以就成立了排球校友會。後來，希望可以拓展球友，於是發起大專排球校友賽。民國八十年交大排球校友會當發起人，邀請大專排球校友參加。剛開始有四隊，逐年增加，現在大概每一年有十幾隊，一年舉辦兩場。打到人數最多時，曾經分青年組、壯年組、長青組，後來長青組人數少，到現在就固定為青年組、壯年組。

林文忠：校友會正式成立大約是阿肥退伍以後，大約是七十六年，之前都是零星回來看球而已。

黃種智：我們就是有會長，會員固定會繳年費。我們大概每一年從新生進來開始，就會回來認識新生，接著寒訓也會回來，梅竹賽一定回來看球，校慶回來打球，還有六月在校生送舊、校友會迎新，暑訓也會回來。每一年至少這麼多次。

羅少宏：最大的收穫就是友情，排球隊學長學弟的感情非常非常好，就是 anytime 你都有一大堆好朋友。另外，在排球隊打球更像在受教育，我對教育的理解是「self discover」，當發現自我優點之後，又能繼續做 improvement。

交大排球隊每個球員的打法都不一樣，很難帶，但對手也很頭痛。球員進來之後，會學習學長的優點，並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打法；球員發現問題，會自己尋求答案。所以我認為大學四年，在交大排球隊更像是在受教育。

### □ 未來傳承令人憂心

黃種智：排球校友會就像一個小型社會，球員來自不同科系，不同年齡，確實有很多東西在課堂上是學不到的。七幾級、八〇初期那個時代，新生進來盡心

學習，學長也盡心付出，在這樣努力付出的過程，加上校友也都回來湊熱鬧，大家來球隊，已經不只是來打球而已。但感覺上，現在在校生比較像是來打球。我們比較擔心未來的傳承，這個球隊的向心力會慢慢減弱。

林文忠：這種學長帶學弟的特質非常珍貴，這麼多學校，最肯花腦筋、最有智慧的球隊就是交大球隊，如果沒有傳承下去，實在相當可惜。

陳溪鎔：我要去看一下女排，我沒看過，先講一下我的看法。

我覺得打球就是培養自信與膽識，這個非常重要。我現在所有工作上的家當，像材料學、日語，都是用打球的方法自學，而且綽綽有餘。現在聽說梅竹賽都是研究生在打，這樣不行啦，機會要下放給大學生傳承，他行不行是一回事，但總要給他機會去搞，否則扛轎扛四年，精華歲月都過去了。

林文忠：從教育的價值來看，老K學長的觀點非常有道理，大學四年參與球隊，對一個大學生而言人格成長，是最珍貴的黃金歲月。但是現在比賽賽制若梅竹賽只讓大學生參加會有困擾，現在制度是從大學到博士班都算大學生，所以訓練梅竹賽一套，訓練大專盃比賽又是一套的話會產生困擾。

不過技術問題倒是可以思考啦，我也認為參加代表隊對大學生來講教育價值是最高的，研究生畢竟有自己的課業生活，我想絕對可以找出方法。

#### □ 排球隊「轉大人」的儀式

黃種智：民以食為天，交大排球隊的飯局才精采。

莊清喜（就是林老師下樓找上來、牌打得一級棒的電信75級學長）：今天我們七五級同學會在那個什麼沅竹園（女二舍二樓新開餐廳），才準備十瓶啤酒？！十瓶怎麼喝！

羅少宏：我補充一下，去年郭（進平）學長五十歲生日，我們把二餐三樓啤酒全部喝完，然後二餐樓下7-11的啤酒又喝完了，再跑去門口把梅竹山莊的7-11的啤酒搬光。

黃種智：喝酒就是一個儀式，因為喝酒讓很多大學生脫胎換骨「轉大人」。（郭進平：訓練膽量。）喝完酒讓很多人講不敢講的話，做不敢做的事，當然學長在場，不會太離譜。

林文忠：吃飯都在學校裡面，主要目的就是要安全、要他們放得開，喝醉了，只要還可以爬，爬回宿舍，躺下去睡覺就好了。

莊清喜：我是用抬的，林老師結婚那一天，爛醉如泥被抬回宿舍。其實，我們從學生時代就一起打球、喝酒、流淚、歡笑，可以說是酒水、汗水、淚水凝聚在一起成長過來的。

問：練球時有過想放棄的念頭嗎？

莊清喜：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這種念頭，但最難能可貴是走過這一關，最後還是認同這個團隊。

羅少宏：交大排球隊還有一個特質就是很認份。這裡我要特別強調，阿喜（莊清喜）堅毅的精神最令人佩服。他當了四年板凳球員，別人早就放棄了，但是，他該來練球還是來，規規矩矩做好份內的工作。

高溫章：在我們那個年代，只要找到機會就練習。那時候我們住在白宮，宿舍前面有橫桿，每天每天洗澡前，爲了訓練彈性，跳起來碰那個橫桿，看看自己可以跳多高，從來沒有過放棄的想法。

## □ 後記

四月八日傍晚，非常榮幸受到排球隊員盛情邀約，親臨現場，觀看交大排球校友會的喝酒儀式。雖是第一次參加，那種溫馨、和樂、開懷的場面，真的就像是家庭聚餐，再加上「酒」的助興，讓人自在放鬆，無怪乎隊員即使在忙，也要抽空回到這個溫暖的大家庭。

那一天晚上有段小插曲，就是阿里學長的公子——黃毅書，在當天獲得第一屆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障礙賽冠軍、齊步走亞軍。黃毅書目前爲交大運管系學生，也加入排球隊，阿里學長女兒也打排球，將來也打算唸交大。難怪阿理學長說：我們家一門忠烈，對交大和交大排球忠心耿耿。

莊清喜學長在席間有段感性的話，「不論在何處，不論受到任何委屈與困難，我總是篤定的，因爲我知道有一個地方總是張開臂膀隨時歡迎我，那就是交大排球校友會！」

人生有如此寬廣深厚的友情，夫復何求？交大排球隊！福氣啦！